

## 母亲节专刊

## 最温暖的母爱

□李彩凤

小时候在外面玩，回家第一声叫的就是“妈”，长大上学了，放学回家，第一声叫的也是“妈”，出嫁后回娘家，第一声叫的还是“妈”。是妈妈给了我生命，陪伴我长大，是妈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是妈妈给了我温暖的爱。

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肚子疼，妈妈总守在我身边，给我搓搓头、推推背、揉揉肚子，有时拔拔火罐、扎扎针。上小学时，冬天很冷，戴着妈妈做的厚厚的棉套袖，手依旧是冰凉的。放学回家，妈妈总让我依偎在她怀里，把手伸在她的胳膊窝取暖。

妈妈养了十几只鸡，我们姊妹几个过生日，她总煮鸡蛋给我们。可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没过过生日，也没享用过一次煮鸡蛋。那时家里日子过得虽苦，但到了节日，妈妈总是想办法让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

端午节，她会在门边插上艾草，缝好小荷包让我戴在身上，我摸着看着，心里别提多欢喜了。中秋节，妈妈做的月饼，馅儿是炒熟的玉米面，很单一，但烤出来闻着香，我们吃在嘴里、乐在心里。春节时，不管穿得是新衣服，还是旧翻新，妈妈都给我们收拾得舒适整齐。大年初一，吃的饺子虽是纯萝卜馅，但妈妈总会包几个一分钱，让我们几个孩子欢欢喜喜地吃，盼着自己能吃出硬币，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

那时，我们生产队里和我年

龄相仿的女孩有八九个。有的家长感到女孩在家干活，能替大人轻省，就不怎么支持她们上学。上高小时，几个女孩渐渐不去学校了，受她们影响，我也曾动摇过几次。不过，妈妈对我说：“你舅家穷，我姊妹多，小时候没上过学。现在条件这么好，一定要去学校，好好学习。”每天早上上学，妈妈把我送到门口，都要叮嘱几句，看我背着书包向学校走去，她才回家。

初中毕业后，我在队里干点农活，社员们干活休息时，我就给他们念一些文件报纸听。1971年，水头高中招生，村里让初中毕业生报名，在妈妈的支持鼓励下，我报了名，并接到了水头联校的通知，成了一名高中生。

后来国家实行推荐制，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我符合条件，妈妈又支持我报名，经层层审核、选拔、推荐，我接到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去太原的那一天，妈妈把我送到水头火车站，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火车启动。她嘱咐我们一起上学的几个同学互相照顾，嘱咐我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当我回头看时，妈妈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留了些零用钱，剩下都交给了妈妈，想补贴家用。可没想到妈妈却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和一条的卡裤子。那时是单休日，每当我星期六下午骑车从运城回到水头，远远就能看见妈妈或是站在桥头等我，或是站在街口等我，她说一看到我骑着车回来，心就放肚子里了。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和奶奶说什么，总是叫了“娘”才说话。小叔叔的婚事，妈妈跑前跑后张罗，订婚需要八段粗布，都是妈妈白天黑夜坐在织布机上完成的。爷爷奶奶患病时，守在身边伺候的除了爸爸就是妈妈。

家里人喜欢妈妈，邻居们夸奖妈妈，社员们也尊重妈妈，推选妈妈担任妇女队长。妇女们一有事就跟妈妈诉说，妈妈总是想方设法、不厌其烦地帮助她们解决烦恼。妈妈的勤劳、可靠，换来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妇女队长一干就是好多年，几乎每年她都被评为先进。

我结婚时，妈妈没有要彩礼，而是嘱咐我孝敬婆婆、勤俭持家。后来儿子降临，妈妈很高兴，一有时间就来运城帮我，儿子的衣服都是妈妈裁剪、缝纫的，她还教会了我在孩子衣服上缝小动物等图案。妈妈在村里牵挂着村里的我和孩子，在城里惦记着村里的爸爸和二弟一家，嘴里也常念叨上大学的小弟……她就是这样，爱着我们每个人。

我亲爱的妈妈56岁突发脑出血医治无效，离我而去。在没“妈”的日子里，我常常梦中哭醒，含泪思念，思念她的音容笑貌，思念她的谆谆教诲，思念她辛劳的一生。

妈妈虽离开我30多年了，但忘不了妈妈的情，忘不了妈妈的爱。她的爱陪伴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我勇气。她的爱温暖我，温暖家庭，也温暖邻里。妈妈的爱是大爱、深爱，是最有温度的爱，是最温暖的爱。

## 瘦小的母亲

□姬雪峰

农历三月初四是母亲的生日，我很想写点什么作为母亲的生日礼物。

然而，提笔方觉难度相当大。我不知道题目应该如何写。写“我的母亲”？觉得太落窠臼；写“母亲的生日”？又觉太过平庸；写“勤劳的母亲”“善良的母亲”“坚强的母亲”“和蔼的母亲”“辛苦的母亲”等，都有挂一漏万之嫌，完全不能概括母亲的全部优秀品质。思来想去，只有这个题目最切合我的母亲。

幼年的母亲家境贫寒，营养不良，导致身材瘦小。成家后，母亲和父亲为供养三个儿女受苦受难，舍不得吃穿，导致身材瘦小。老年的母亲积习成俗、勤俭节约，导致身材瘦小。她的勤劳节俭、辛苦忧虑、坚强能干，都囊括在这“瘦小”之中。

母亲的瘦小与大且沉重的纸货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家里底子薄，孩子多，开销大，为补贴家用，母亲很早便不得已做起了小生意。这小生意一

做就是20多个春秋。

刚开始是卖鞋。一箱箱沉重的鞋远远超出了母亲的承受，但我从未见过她老人家喊过一声苦累。巨大沉重的纸箱子母亲要很费力地放在车子上。在高大沉重的箱子面前，单薄的母亲显得是那样瘦小。时隔多年，我依然能感受到母亲饱受之苦。

与母亲的瘦小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沉重的果箱。麦收时节，瘦小的母亲，带着草帽、拿着镰刀和父亲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地征战在一片麦海之中。重重的一捆捆麦子装车时，我都会听见母亲喉咙里发出的吃力的声音。麦场起场时，50公斤粮食放在车上时，给棉花打药背起喷雾器时，抬起苹果框子时……母亲瘦小却坚强的身影，都刻在了我的心里。

母亲的瘦小是她勤俭治家的全部缩影，是她常年劳作的明证。现年67岁的母亲还是闲不住。闲暇时候，她受聘到村里的大棚菜地上班，每天早上6点半甚至更早上班，下午5点钟左右

结束，中途还要回家给同样辛苦劳作的父亲做饭，两头奔波，很是劳累，但她老人家却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每天风雨无阻地按时上下班。因为人勤快、干活守时守规、不挑不拣，母亲在大棚菜地是很受欢迎的一员干将。有时候，我们兄妹三人回家探望，劝她歇息一天，老母亲就会说：“已经答应人家了，怎么能反悔，况且活又不重，很快就完工了。”说完又匆匆地骑着电动车往大棚菜地赶。

我知道，老母亲是以最质朴的行动告诉我们，“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诚实做事，本分做人。

母亲虽然瘦小，但在我心里却是那样高大。

□张冰梅

夜深了  
你睡得还好吗？  
母亲  
你的睡梦中  
一定有我  
因为我梦见你了

春去了  
花儿都谢了  
绿油油的叶子下  
是沉甸甸的果实  
母亲  
你用青春

换我们成长

我们扎根你  
爱的枝头  
吮吸琼浆

母亲  
天地如此之大  
装不下  
你满满的爱  
时光如此匆忙  
你的目光  
寸步不离  
陪在我身旁  
母亲

你的白发  
在家乡  
孤独的守望中  
凝结成霜  
你的皱纹  
是思念  
折叠的稿纸  
写满无尽的牵挂  
与忧伤

母亲  
你是一抹乡愁  
永远  
挂在我  
漂泊的心上

## 母亲节随感

□红萤

(一)  
母亲节的日子  
我不会去关注  
那灿烂的鲜花

反而  
思维的空间  
被清明的细丝  
抽打着

半开的窗户  
(二)  
一座坟茔  
埋着  
一个人的一生

枯草不再泛绿  
春意不解风情  
无法挽留  
一截生命的河

(三)  
耳熟能详  
又能怎的  
虽然  
一切已经远去

在这  
明媚的季节里  
我甘愿  
化作一粒尘埃  
与大地母亲相依

## 母亲的针线蒲篮

□彭建国

母亲离开我们已10多年了。每每想起母亲，不由得心里酸楚，泪眼婆娑。

母亲生于20世纪20年代，过世时76岁。而今父母都已作古，我们只能在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这些日子里，祭奠父母，以表哀思。今年为父母上坟后，我们坐在母亲的土炕上休息，不经意间又看见了母亲使用多年的心爱之物针线蒲篮，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

母亲的针线蒲篮，呈椭圆形，直径一尺多，用柳条编制，是母亲结婚时蒲州娘家人的陪嫁品。我结婚那年，因用油匠，顺便将蒲篮油漆刷新，母亲很是欢喜。

母亲的针线蒲篮是我们家庭的“小百货箱”。平时装有大小剪刀，各种类型的缝衣针、绣花针，铜制和银制的顶针，五彩线，黑、白、蓝色的各种线板，碎布头，烙铁，以及大大小小的鞋样。母亲用这些小物件，陪我们熬过了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使我们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变得温馨无比。

记忆中，半夜里醒来，总能见母亲盘着腿坐在煤油灯下，神情专注地为我们缝衣服、钉扣子、纳鞋底、包鞋帮，她那布满血丝的双眼是她通宵达旦劳作的写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的月工资仅30多元，却要赡养两位老人、养育5个儿女，压力可想而知。母亲从不

在我们面前流露任何愁绪，她再劳累，也舍不得让一个儿女辍学。她就像一台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着，晚上蒸馍、织布、做衣服，白天在生产队干活，一晌也不耽误，还加班加点拼命到峨嵋岭上，为队里牲口割草挣工分。她为了家，起早贪黑，节衣缩食，结果患上了胆结石和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她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母亲啊，我勤俭持家的母亲，硬是凭着勤劳的双手，用点点滴滴的心血，用顽强拼搏的毅力，走出一贫如洗的困境，把我们养大成人，换来了一个人丁兴旺、蓬勃向上、和谐融洽的大家庭。

睹物思亲，看着陪伴母亲走过一生的活蒲篮和里边的小物件，它们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似乎又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缝缝补补的情景。针线蒲篮收纳了母亲多少的故事和情感，装载着母亲对长辈、对丈夫、对子女的大爱之心，装载着母亲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殷切期盼，装满了她永不降温的伟大母爱。

针线蒲篮，见证了母亲一生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也无形培养了我们勤劳俭朴的良好习惯。我们要把母亲的针线蒲篮永远珍藏，不仅是珍藏刻骨铭心的往事，也是珍藏一份永久又温暖的母爱回忆，更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永远如母亲一般，懂得感恩，学会勤劳，正派做人。